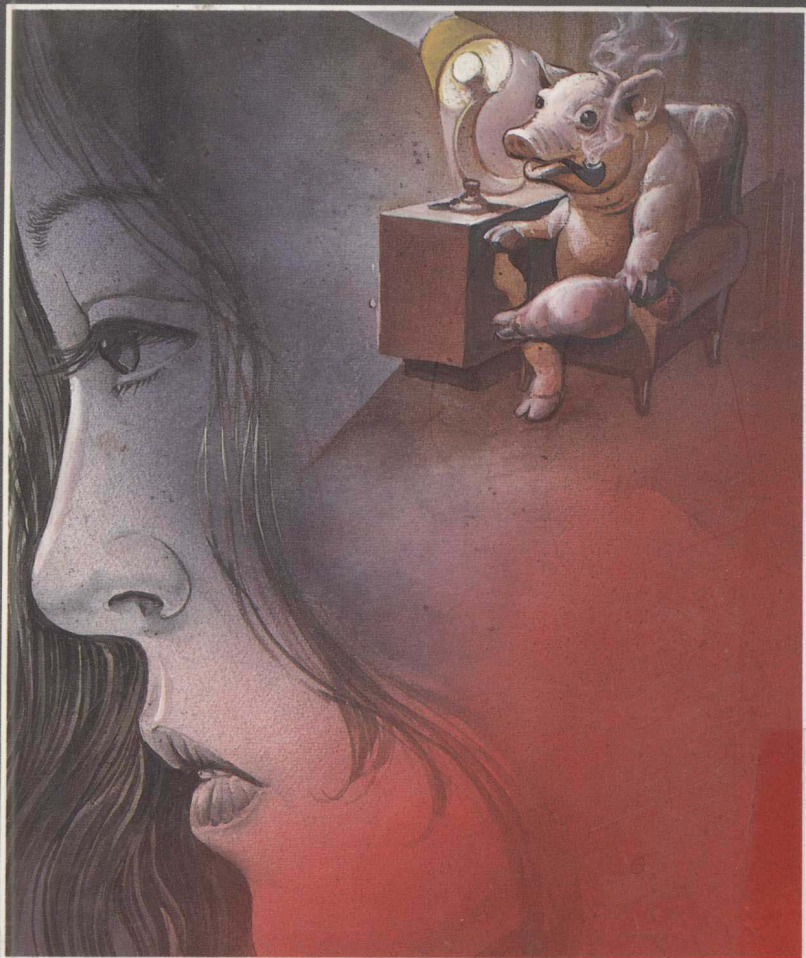


沙豬傳奇

張系國



洪範文學叢書 ④

沙豬傳奇

張系國

洪範書店印行

洪範文學叢書 182

沙豬傳奇

著 者：張系國

發行人：孫政兒

出版者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
臺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

電話：(〇二)二三六五七七

傳真：(〇二)二三六八三〇〇一

郵撥：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

法律顧問：陳長文 蕭雄淋

初 版：一九八八年十二月

二十八印：二〇〇四年九月

定價一八〇元

(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)



翻印必究

版權所有

ISBN 957-9525-14-5

女人是

男人世界裏的燄燄

目次

續集	一
從天空落下來的人	一九
愛奴	五一
試妻	七五
一千零一夜	九五
匈奴北徙記	一二三
殺妻	一三五
後記	二二一
附錄	二五

續集

沙豬傳奇之一



• 集 續 •

人家都說他倆是標準夫妻。結婚典禮那天，兩人站在新家門口照相，沈子平姐姐的同學脫口而出說：「好一對金童玉女！」這話後來當然傳回沈安妮和沈子平的耳朵裏，兩人暗暗得意，也覺得受之無愧。一直到八年後，兩人鬧離婚的消息傳開來，還有人在問：「就是那對金童玉女呀？怎麼離婚了呢？」這話當然也傳回沈安妮和沈子平的耳朵裏。兩人知道別人還記得當年的他們，即使在那麼愁苦的時刻，仍不免衷心感到驕傲。

她個子嬌小玲瓏，他也屬於小丈夫型，別人都說他倆正配，又是同姓，結婚連身分證都不必改。頂起初認識，倒是挺浪漫的巧遇。是大專校際辯論比賽吧，沈子平學校的代表隊和沈安妮學校的代表隊爭奪冠軍，不打不相識，自是有緣人。離婚之後，沈子平講起離婚的妻子，仍不勝唏噓：「我就是喜歡活潑、有個性的女孩子，要不然也不會追求她，可惜她的優點，正是她的缺點。」沈安妮講起離婚的丈夫，也有番說辭：「第一次見面就抬槓，從此爭吵了多少年。當初就該想到不是好兆頭，可是那時候怎會想到這些？只能說是孽緣。」

當然這都是事後有先見之明的說法。沈安妮從前絕不迷信，相信密宗黑教那一套理論還是卅五歲以後的事。沈子平當年追求過的女孩子，也絕不止沈安妮一人。離婚之初提起對方，免不了都帶點苦澀，彷彿剛喝完一杯過濃的茶。久而久之，再苦的茶也漸漸讓時間沖淡了，倒還剩幾分餘味。沈安妮後來提起沈子平，就淡淡的說：「他太理想主義了。最愚蠢的

女人，才會爲了男人的理想主義嫁給他，我不幸正犯了這種錯誤。」沈子平後來提起沈安妮，只有苦笑着雙手一攤。

沈子平當年的確是有理想的——矮個子的人多半有和身高不相稱的大量理想。兩人談戀愛的時候，每次約會沈安妮都睜大眼睛，如夢似醉般聆聽沈子平慷慨激昂說滿懷壯志。其實她夢想的白馬王子，本來是葛里葛萊畢克型高瘦的男人。從優生學的觀點看，這也該是最佳抉擇。但她隨即說服自己，拿破崙不也是矮個子麼？這精力充沛、辯才無礙，自稱字典裏沒有「難」字的青年，將來不知會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業來？

一直到婚後，沈安妮才逐漸明白沈子平的字典裏缺少的不僅是「難」字而已。他凡事都是一陣風，別人還在躊躇不前，他嘴裏說：「這有什麼難處？」就摩掌擦拳一個人幹將起來。等到事情稍有頭緒，別人開始蠢蠢欲動了，他的興趣卻又轉移到別的方面去，嘴裏說：「但開風氣不爲師！」實驗劇場、快餐店、百科全書、餃子機器……他全部試過，可惜後

來都無疾而終。無論幹什麼他都有理由，無論放棄什麼他也都有理由。其實沈安妮的父親老早就看出來了。沈子平第一次到沈家拜訪，沈老先生就說：「這孩子沒有長性。」但沈老先生是開明派，並沒有積極阻撓這門婚事。女兒離婚後，沈老先生還常說：「子平有他的優點，不能一概抹殺。」

子平的確有他的優點。說他完全沒有長性，也不盡然，至少他對安妮始終專情不貳。當然，他並沒有變心的理由，因為婚後的安妮，出落得比婚前還要漂亮。有的女人過了廿歲就開始凋謝，也有的廿四五歲才逐漸盛開，安妮就屬於後一種。學生時代，她吃虧在個子矮小，身材扁平，加以尖口利舌，總是被同學看成男性化的女孩。畢業後她進了一家貿易公司，開始注意打扮自己。安妮原本談吐不俗，配合摩登的衣飾，在任何場合都顯得光采奪目。子平娶了她，可一點也沒有後悔。安妮唯一的缺點是嘴上不饒人，兩口子婚後吵吵鬧鬧，安妮氣起來就回趟娘家，氣消了就回來，

繼續快樂樂過日子。

第五次創業失敗，子平悶悶不樂了好一陣子。他不是能夠承受打擊的人，何況他辛苦想出的點子，在別人手裏都成了搖錢樹。子平再豁達，也難嚥下這口氣。他在家裏賦閒了兩月，就向安妮說，決心到美國去，替陽泰實業在加州矽谷籌設分公司，設廠生產磁碟。安妮知道子平向來不肯屈居人下，對他這決定不免擔心，兩人免不了大吵一架。沈老先生倒極力贊成，認為美國的環境，最適合像子平這樣的人發展，陽泰實業不過是塊墊腳石而已。

子平和安妮就這樣來到舊金山。安妮順利找到工作，子平在陽泰實業果然幹不上半年，就和少東吵架，一怒辭職。他隨即和另外兩位臺灣商人合夥，到佛羅里達養鱷魚。鱷魚養殖場還沒有弄成功，子平念頭一轉，要發大財唯有搞龍蝦農場，又鼓動一批人投資。等到龍蝦農場經營失敗，子平再度回到舊金山時，安妮在外面已經有了男朋友。

認識他倆的人都十分惋惜，也都責怪子平太不懂得憐香惜玉。安妮究竟是個十足的女人，子平到處亂跑，把她一個人丟在舊金山，無論如何說不過去。也有人替子平抱不平，認為安妮野心太大，和洋上司交往之後，就把事業無成的子平一腳踢開。安妮對這些風言風語自然也不會全無所聞，所以事情鬧開，子平提議離婚，安妮卻堅決不肯。後來安妮對知心好友說，那時節她絕不會離開子平；她一定要等子平站起來，才考慮離婚。

這話安妮只有跟閨中密友說，子平可絕不會領情。安妮變心對他打擊極大，原本瘦小的個兒，只剩下骷髏架子，臉色青綠如鬼，朋友看見都嚇一跳。他在舊金山存身不住，逃到紐約來，投奔蘇活區一位老朋友。也是沈子平合該時來運轉，他的畫家朋友正好宣布閉關，給自己上了腳鐐手铐，剃了光頭，每小時還要用打卡鐘打卡一次。沈子平看那位身體藝術家無法收容他，自己的E護照簽證又快到期了，只好掏出全部積蓄，在蘇活區的邊緣買了棟舊倉庫，既充當住處，又可做個小生意。這時他靈機一

動。何不把倉庫整修成許多間小型公寓，分租給那些一窮二白的藝術家住？子平這一動念不打緊，從此讓他開始了新事業。這是他第八次創業，終於成功。

一年後，子平和安妮協議離婚。子平在離婚同意書上面簽字時，仍不禁落淚，因他始終愛着安妮。安妮在離婚後一個月內就和她的美國男友結婚。子平聞訊，大醉一場，醒來後從此成爲一個循規蹈矩的殷實房地產商人。有人替他介紹大陸來的蘇州姑娘。那女子在亨特市立大學念英文，雪白的肌膚，彈的一手好鋼琴。子平調查清楚那女子孑然一身，在老家並無七門窮親戚後，便決心和她結婚。不久蘇州女子就爲他生下一對白白胖胖的兒女。

沈子平現在可說志得意滿，在紐約中國人圈子裏也算有頭有臉一號人物。他恢復學生時代的活躍，到處參與各種演講會、座談會、創業投資會、科技發展會，又幫助民主黨競選，在市政府經常走動，雙十節也以僑

領身分率團回國。他的事業蒸蒸日上，可是在他內心深處，總有一縷無法形容的悲涼意味。在極熱鬧燈火輝煌處，有時他會突然彷彿在人羣裏看到熟悉的嬌小身形，這一剎那他就會感到無比沮喪。奇怪的是：之後他又會有一種微醺的滿足感覺。濃烈的回憶，即使是痛苦的回憶，也足以令人沉醉吧。



另一次的什麼會議，沈子平照例胸前掛着五顏六色的條子在旅館會場外面晃來晃去。這次會議同時有三組討論，沈子平走到右邊會議室的門口，突然聽到裏面傳出熟悉的聲音，心中一動，不由得湊過去看。果然是安妮，比從前顯得豐腴，戴着時髦的黑圈大耳環，頸項間圍着一條棗紅絲巾，以清脆的聲音，述說家庭財務計畫的重要。

「請各位記住，家庭財務計畫，就是五個英文字母。第一個字母是O，就是 Objective，你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目標是什麼。第二個字母是A，就是 Analysis，你要根據目標分析自己的財務狀況。第三個字母是S，就是 Strategy，你要擬定家庭投資的戰略。第四個字母是I，就是 Information，你要詳細蒐集資訊，絕不盲目投資。第五個字母是S，就是 Security，你要考慮到投資是否安全可靠，如何購買各項保險，才能保障家庭和子女的未來。各位，這五個英文字母，合在一起就是 OASIS。你如果照着我所說的方法去做，你的家庭就會像沙漠裏的綠洲一樣，永遠青翠美麗，再不缺乏財源。」

子平等到會場的人都散得差不多了，才走進去，仍有兩位女士圍着安妮問長問短。安妮看到子平，嫣然一笑，把名片塞給兩位崇拜者，跟着子平走出來。子平心中有千言萬語，一時不知從何說起。安妮倒大方的說：

「知道會在這裏碰到你，果然你來了。」

「沒想到……沒想到妳成了理財專家。」子平清清喉嚨。「怎麼節目單裏沒有妳的名字？」

「他們臨時拉我來湊數的。紐約有幾個老同學，一定要我來一趟，」安妮說着笑起來。「也想看看你啊。他們都說你混得不錯，看來你氣色果然蠻好。」

會場外面黑壓壓都是人。子平怕安妮又被人圍住，趕緊拉着她的手，說：「走，我們到外面找個地方聊聊去。」

安妮任由他握住自己的手，並沒有掙扎。「外頭冷，他們替我訂了房間，我們上去聊聊。」

「大會待你不薄，」子平不禁笑了，「我們紐約本地的講員，不但沒有旅館招待，餐券都得自己掏腰包，太不公平了。」

他們進了電梯，安妮乘機把手抽回來。子平猶在回味她柔若無骨的手，不禁奇怪從前結婚的時候，怎麼從來沒有感覺到手上殘留的膩滑。他

注意到她畫了淡藍的眼圈，顴骨一抹胭脂，看不出是卅來歲的女人。她盯着電梯一路閃亮上去的小燈，抿着嘴說：「聽說你結婚了？小孩多大？」

「男孩三歲，女孩才一歲。你呢？」

她搖搖頭。電梯停下來，安妮一陣風走出去，子平緊跟在後面。進了房間，兩人都沒了話講。子平站着，打量狹小的房間，說：「紐約的旅館，房間都嫌太小，四週環境也都不好。前個月去舊金山，新的旅館真不錯，舊金山夜景盡收眼底。紐約的旅館，絕不能和舊金山比。」

安妮坐在牀沿，輕撫着牀毯說：

「去舊金山幹什麼？」

「想在那邊搞房地產。蘇活區我看已經飽和了，不如往西部發展。」

「還是和以前一樣，老毛病改不掉。」安妮說：「那麼多次教訓，還不夠啊？」

「現在不同了，現在我有資本、有經驗、有眼光、有理想。別人只有

前三樣，我卻比他們多一樣理想，不同就在這裏。我不只搞房地產，當然錢我還是要賺，但我還要搞別的。妳知道我想搞什麼？中國藝術中心！我準備在從前嬉皮盤踞的地區，不動聲色一批批買進老房子，慢慢建立核心區域，有小型電影院、小型劇場、小型書店、小型藝術品商店。你看着好了，幾年之後，就大不相同……」

子平滔滔不絕說着，安妮靜靜聆聽。他突然尷尬的停下來。多少年前，他們就是這樣，一個講一個聽；他從未停下來問她怎麼想，她也從未插嘴過。隔了這麼多年，他們仍然是這樣：一人站着講，另一人坐着聽。

「妳覺得呢？以妳理財專家的眼光看，是否太不切實際？」

「還好吧。」安妮說：「你太太是怎樣的人？」

「大陸來的，但很能適應這裏的環境。」子平形容不出來，反問安妮：「你先生呢？還在那家公司？」

「早就換了工作，現在也想自己出來搞生意。」